達道 人

外篇
御下
事上
修身

達道集註大全十二則卷之三

檜山後學　愼村　黃泌秀臣伯編纂
族　弟　石樵　芝秀景燁集註
海皐後學　艮窩　金耆淵景年校正

外編下凡三則

○說見上

御下

此章言正己而物正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

此章言下之從上必有甚者以明其身之必修

此章言恕而及人

從以言教者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長樂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朱子曰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

此章言君子小人使人之不同以明不可求備於一人之意

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此章言棄短取長則人皆可使

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西疇常言（宋何坦著）曰使人當用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則無棄才事上當度己量力以肅共王命則無敗事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己才之所不逮是行舟於陸也

子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此章引曲禮是言全交之道仒弓厶卩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匯澤陳氏曰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口嘆眞村聖人用人觀於好惡之謂奇變可見矣蓋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猶弃也有知謀者易流於欺詐故用人之知當棄其詐而不責也有剛勇者易至於猛暴故用人之勇當棄其猛暴之過也○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人既仁如何貪蓋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袁氏世範曰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遊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遊可也

竭亦盡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也盡人之歡竭人之忠皆責人厚者也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所以難全也○西疇常言曰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謦欬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右明自誠之道

此章言小兒之當教以安詳恭敬

橫渠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

天台陳氏曰安靜詳審恭莊敬畏四者小學涵養本原之事也

此章言君子敎人之有序先傳以近小而後敎以遠大也〻〻合ᄒᆞ니라

此章述文公蒙養之訓歸結在德性自然見得蒙養者宜知所養也令ᄒᆞ노니라

明道先生曰君子敎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敎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敎以遠大也。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 天台陳氏曰小者近者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者遠者謂明德新民之事

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

公名億字大年諡文宋浦城人良知者本然之知

此章言教子弟當以經史爲貴至于玩好之物雖儒者之所不棄然專攻乎此適以喪志也

良能者本然之能愛親敬長是也。程子曰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天台陳氏曰憂者憂其不能到遠也蓋少年之輕浮俊秀者惟教以學經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而

此章引陽城教諸生之言以見其重孝養之意今号己人老乃念念矣

於道知所向若使作文字則心愈放而離道遠矣凡百玩好如畫與琴棋之類奪志謂奪其求道之志書習字札小簡書札固儒者之一藝若專攻乎此則亦喪其求道之志也

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城字亢宗定州人謁告也斥逐也

右明立教之誼

此章言居官當愼其所與交[illegible]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呂氏名本中字居仁宋正獻公之曾孫作童蒙訓○天台陳氏曰異色人謂不務常業之人巫祝也事鬼神者尼女僧媼牙婆也此輩一接之內則[illegible]意以納賄外則記人以行私害敗事害政故當一切禁絕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無益之事

此章言居官清廉之要[illegible]

童蒙訓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

此章分二段看上節言詳慮之效下節言暴怒之戒仐丶ㄐ余ノ奠亽ㄷㄸ五

ノ皆丶丶丶ヒ邑厶

省察所得實。而一任之間。不復敢擧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可惜也。

天台陳氏曰猾狡猾餌釣餌不敢擧動爲吏所餌也不貲不可量也譴罪責也

童蒙訓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察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此章言聽訟之道在於明其德而人不敢盡虛誕之事念之尹尋令亡矣

此章言使人必以其道之介凸入

天台陳氏曰㬥怒怒之㬥者中中理也

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無情以下曾子釋夫子之辭也○朱子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此章分二段看首節記陶潛居官之事下節言遇佚之事

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此章言萬石君致謹於卑賤之事
人念乎焉

淵明字元亮晉潯陽人彭澤縣名○天台陳氏曰家累妻子也力僕也給與也贍也遇待也○西疇常言曰無僕御莫事君子平時當拊存以恩而不可假之辭色微過勿問慵惰必儆大不忠則斥遠斯可以無後患女君之育婢獲亦莫不然

萬石君於童僕訢訢如也唯謹

訢訢和悅也和則易肆故加謹○袁氏世範曰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以[illegible]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右明新民之事

事上

此章言居下者不必援其上惟當反身修道而反身修道之要又不外乎思誠誠則未有不動人又何難於事上之有乎

[illegible]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

朱子曰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至極也○龜山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乎親之類是也○廣平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此章就弟子見聞志行游居夙夜衣帶以明之有法則猶大匠教人不能廢規矩準繩也

[illegible]

右明自省之道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

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

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

是謂學則

弟子職管子管仲所著篇名○天台陳氏曰先生師

稱師曰先生者以先己而生也自稱曰弟子者[illegible]
師如父兄也則效溫和恭遜也自虛心不自滿也
服循行也柔巽順也孝謂善事父母弟謂善事兄
長驕則侮人恃力則凌人非泛愛衆矣心之所之
謂之志身之所行謂之行虛謂虛僞常謂常所就
有德親仁也式敬夙早飭整也顏色整齊敬見乎
外也中心必式敬存乎中也夙興夜寐勤以飭身
也衣帶必飭謹以飭身也此三節言力行之事益
增也翼翼敬也朝益暮習勤以務學也小心翼翼
敬以務學也此言學文之事懈怠也則法也通結
上文○朱子曰所受是極謂受業須窮究道理到
盡處也

此章就弟子侍先生以見應對問難之禮

此章分三段看首節言隨行之事二節言遭遇之事三節言進退之事

曲禮曰。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匯澤陳氏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也起所以致敬也

曲禮曰。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天台陳氏曰從隨行也越踰也遭遇也趨疾走也

此章言范文正公事上遇人求其在我者而已不以利害有所趨捨也[illegible]

○永嘉戴氏名溪字曰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有所分道遇而引避非所以承命不與之言而隨行亦非所以承意也進退之際其難如此可不謹哉

右明事師之節

范文正公。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公名仲淹字希文諡文正宋吳縣人○天台陳氏

此章總見誠能動物豈有主簿以事父母之道事縣令而有不從之理哉 [illegible]

曰自信守其正也如是盡其方也事上待人一以自信而不趨利不避害有所為必盡其方而成敗不苟無容心於其間者行法俟命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簿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動感動也

此章分三段首二句言侍尊長不先問之禮燕見二句言不傳命之禮遇於道二句言不先請之禮

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

匯澤陳氏曰踰等祖與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見不將命謂卑幼者燕私來見不使擯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若遇尊長於道路尊者見己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問其所往也○或問道遇先生則趨而進道遇尊長而見則面不見則避何也黃愼村曰先生以教稱尊長以年稱遇先生而引避則無以承命遇尊長而趨進則敢於煩動也是以事師事長禮

此章言禮君子之心[illegible]

此章就從丘陵上見其敬長之禮[illegible]

雖不同敬則一也

曲禮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猶轉動也日謂日影四者皆厭倦之容恐妨君子就安故請退

曲禮曰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天台陳氏曰土高曰丘大阜曰陵臨澤陳氏曰高而有向背者爲丘平而人可陵者爲陵向長者所視恐其因所見而問則可即所見以對也

此章言事長者應對亦必致敬。

此章言侍尊客廣敬之禮。

此章言受賜于長者之禮。

曲禮曰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藍田呂氏曰長者問不辭讓而對則敬不足也孔子問曾子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願學焉皆辭讓之言

曲禮曰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天台陳氏曰不叱狗慮駭尊客之聽不唾慮拂尊客之意

曲禮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匯澤陳氏曰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

此章言事須稟家以見父兄命之當遵[illegible]

此章引晁氏戒訓子弟以見其徹長之事[illegible]

尊貴之道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咨諏也

小學曰。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

此章引李善事以見爲上竭忠之事

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

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天台陳氏曰故家舊家惟獨也以道名說之澶淵人若及也尊者曰某姓第幾叔長者曰某姓第幾兄姑父之姊妹也尊姑祖之姊妹也父黨交游父之友也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謙厚之道

李元。家疫死。子續。始生數旬。貲財千萬。諸奴欲殺續分財。其蒼頭李善。負續隱瑕丘。親自哺養。乳爲生

僮續在後。提挈之。不異長君。光武詔拜善續太子舍人。善遷日南太守。過元冢。脫朝服。持鋤去草。身執鼎俎以祭。

李元事見後漢書。貲亦財也。蒼頭私奴之號。古之爲人役者。以靑巾加頭。故曰蒼頭。瑕丘地名。行地僮乳汁。光武漢帝。日南亦地名。鋤田器。所以除草者

右明事貴事長之誼

修身

此章言君子敬以持己化是甚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也

子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長樂劉氏名彝字執中曰君子所以敬其身非爲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于親傳之於祖

此章分二段首上節言十者乃禮之常然下節推原十者乃禮之至善也

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餘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於我靡有以異也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共與恭通聽猶從也從不自專也婉順也物猶事也○西山眞氏曰君以出令爲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行臣之事君以恭爲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弟能敬兄矣必有和順之義使情意之相親夫之於妻雖貴和樂必以義而帥其妻妻之於夫雖貴柔順必以正而事其夫君臣以下皆以十德相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者蓋姑婦相與專主於和柔也

此十者於禮

爲至善矣

此章凡分二段看首節三言是欲人身修孝悌於家末節是欲人及時行孝悌也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歟

天台陳氏曰親戚謂父兄外謂外人近卽內人遠卽外人小謂家大謂國與天下此三者欲人先修

孝悌於家耳六十曰耆耆之言久也五十曰艾艾之言老也其間有疾病老幼之變不能常也故君子思其養之不可復追而及時先行之若親沒則養不逮已老則兄不存欲行孝悌不可得也曾子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此孝有不及之意也李勣曰姊亦老勣亦老欲數爲姊煮粥可得乎此悌有不時之意也

此章言不出家而成孝子闕之意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

立於後世矣。

天台陳氏曰長謂官在己上者理猶齊也孝弟則家齊忠順則國治行即孝弟內即家也○省心錄曰宋林逋著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己之當爲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於人也

此章引徐先生訓學者之言言君子之易爲與君子之當爲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先生名積字仲車節孝謚也宋山陽人諸君指學者君子成德之稱

此章言在我之性可求而在外之富貴不可求也

此章言敖欲滿志等事常人所不能無惟賢者能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朱子曰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應氏曰敬之反為敖情之動為欲志滿則溢樂極則反

此章言君子內外交養之功無造次顛沛之違者也 令丶山日斗 ㅁ厶ㄨ乙厶 乙斗丶山㠯

樂記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匯澤陳氏曰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其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

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此章分二段看首節言修身之要下節言修身之效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藍田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朱子曰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而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此章分五段君子自節言君子存心之法二節言存心之效二節言自反之誠四節言與人之不足責五節言君子所患在於不若堯舜而已總言修身之要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章言子路之勇于改過悟今人之不然人身今人坐下余差之世太

朱子曰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愛人敬人仁禮之施人恒愛人恒敬仁禮之驗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濂溪周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濂溪地名先生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規規諫悟悔悟噫傷痛聲過

不改則爲惡而速禍矣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章言君子九思以見視聽貌言等事一無所苟也

朱子曰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存疑曰視思明豈但目前所接之物爲所視哉天地萬物之理治亂興衰之故皆所視或以氣稟私欲蔽之則不得其理而視失其明矣思明者正欲去蔽而求得其理也聽思聰豈但人言之接於耳者爲聽哉師友之相教告臣子之所陳論以至芻蕘狂夫之所獻納凡入於耳者皆聽也或以氣稟私欲壅之則不得其理而聽失其聰矣思聽者正欲去其壅而求得其理也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此章言取與生死必當其宜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朱子曰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後研幾於審處也○或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

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
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
之功廢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朱子曰
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此章言接物謹身一於誠而無所苟也念ㄨㄨ公文

曲禮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匯澤陳氏曰毋苟得見利思義也毋苟免守死善
道也很毋求勝忿思難也分毋求多不患寡而患
不均也况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徒
爲失已也

此益謙著戒以自警之詞首以君國重計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

非所當言二以居下不可訕上三以言人不善當有後患四以涉於干進奔競之私五以計利而忘義六以非禮七以涉於貪饕而無耻故先生著之於戒後八節又詳其細微之事末節總結上文七事太有所害而因以自警也

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嫚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坼沈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乜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
毁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肯於存心
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益謙名冲宋人〇天台陳氏曰利害謂事有利有
害也邊邊報邊境之報也遣使曰差授官曰除無心
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褻狎也淫媟戲嫚皆邪
僻之事覓干索皆求也關坼干人之私沈滯誤人
之託窺覦竊視也私書親故之書也文字如書簡簿
籍之類物謂書籍器物之類揀擇去其不可意者

而取其可意者擇便利如夏擇清凉冬擇和暖之類歎羨慕之也詆毀惡之也凡此數事學者所當察之於念慮之萌謹之於事爲之著者也

此章言劉公接人謹身之禮 乀厂夭丬乂丬历欸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忠定元城先生之謚名安世字器之宋人○體無欹側敬手足不移誠也

此章言君子思不出位以行其素

中庸曰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

此章就表記之言曰得學者當莊敬而不可安肆之意

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陳氏誅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唯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灑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偸之語。

曰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

此章言人當愼終之意引詩詞以證之

規矩。

表記禮記篇名○天台陳氏曰強彊立也偷偷惰也常人以下程子釋記之言規所以爲圓之器矩所以爲方之器喩禮度也○延平周氏名諝字希聖曰莊敬日強可以言君子安肆日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爲君子果莊敬則日入於強或安肆則日入於偷

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

天台陳氏曰官成官已遂也小愈病稍減也懈惰不謹也詩大雅蕩之篇靡無鮮少克能也有始無終人之常情能察而能慎斯免矣

此章言君子之道得失有由[illegible]

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朱子曰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

右明自誠之功

此章言接人謹身之禮以及居處動靜無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

所不敬

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此指玉藻之篇○天台陳氏曰舒遲閒雅也燕居之容齊遬謹飭也敬所尊之意重舉欲遲也恭高且正也端不邪視也止不妄言也靜不噦咳也直不傾側也肅似不息也德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莊矜持之貌○朱子曰九者皆敬之目即此是涵養本原也

此章論威儀之不可無首節言無威儀不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乙卷乙呂

可令終二節言威儀之實而及其效

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

此章分三段看首一段先叙王勃等四傑中段述行儉之言末段是証其實也総言

上下能相固也。

衛楚皆國名衛侯名惡謚襄文子見前篇令尹楚之上卿執政者圍其名也免謂免於禍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終謂好終令聞長世謂善名久垂于世也是指君臣而言順是以下若父子兄弟內外大小是矣皆如是謂皆有威儀也固者安固不敗也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

浮躁之不善

此章言修身之要爲政之本

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静。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章。其後。勃溺南海。照隣。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行儉字守約唐絳縣人○天台陳氏曰器器局識識見浮躁不沈静也淺露不深潛也令長令尹令終善終盈川縣名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此章分二段看首一段言獻公少時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後段正言其治心養性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斯猶卽也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也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

之事

此章引孔子之答樊遲以見其敬謹之勿失也

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於博弈奇玩。淡然無所好。

天台陳氏曰治心收其放心也養性養其德性也自寡嗜慾以下皆治心以養性之事窘廹促也俚鄙俗也伎巧戲也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之徃也夷東夷狄北狄○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雖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此章戒人非禮之視亽丶立立厼

此章言不求自適令厶厶氽

此章示人以敎正大崇忠厚之禮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藍田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子之所愼也

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匯澤陳氏曰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謂不便於受者

少儀曰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此章言養小失大以見飲食之不可不節

天台陳氏曰訾毀也人之衣服及已成之器不可毁其不善也質成也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以己意斷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而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朱子曰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天台陳氏曰小謂口腹大謂心志

此章言君子志學之事

此章言志道之士不可以惡衣惡食介意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朱子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也已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耻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

此章言服御之儉尚色之正

此章言擇友之可以爲仁

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靑碧。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之大儒也門人私諡曰文中子○天台陳氏曰儉謂不華靡潔謂不垢汚長剩也無長物謂儉潔之外無所增餙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靑碧染造使然之色

右明威儀之節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宋

此章言君子借俗之事仐旱ㅂ旱宋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朱子曰賢以事言仁以德言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嚴憚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皆進德之助也

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

使事也○黄愼村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是以當於理合於儀則無往而非禮故大而三代損益三代之適於宜也小而貪之不足於貨財老之不足於筋力不爲禮之訾也則居山者不必以魚鼈爲禮居川者不必以鹿豕爲禮可知矣事

此章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俱不可以不納諫爲下者亦不可以不諫于其上之人 [illegible]

者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故孔子之獵較孔子之亦借於俗也孟子之入國問禁孟子之所以處順也若夫不識時宜是古非今而徒駿拂人之耳目性情者所執皆是亦不足以語禮與事矣是以君子之處世也亦必酌古而參今使民由之而不自知故有循序日遷之善而無高遠難行之弊矣

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

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爭與諍同令善也天子諸侯大夫益位有崇卑貴有輕重政有煩簡故爭臣有多寡士無臣而有友故云士有爭友不離令名謂事無謬誤而善言以彰不陷不義謂所事合宜而行義以得也故以下總結上文臣子當諫之意

此章言恕為終身之行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此章言所以行恕之道

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朱子曰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和靖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大學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章言救患難之道有同室鄉鄰之不同丶丶余乎分五厂余ㄷ分ㅊ

朱子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孟子曰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

可也。

朱子曰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南軒張氏曰程子曰有顔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唯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爲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鬪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

此章言與人言語之際亦各有當

ᄒᆞ며애ᄒᆞ며애ᄒᆞ며애ᄒᆞ며애ᄒᆞ며애ᄒᆞ며니

此章言君子待人必於忠厚以見小人之不然 乀下出章卜 冬

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天台陳氏曰大人卽大夫也老者人之父兄幼者人之子弟衆謂衆人居官者謂上士至庶人在官者言使臣則以禮言事君則以忠言使弟子則以慈愛祥猶善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朱子曰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此章言無疾頑無求備人所難忍難容故以忍則有濟容則德大為戒

君陳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君陳臣名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洛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書爾指君陳而言頑者易致人之忿疾而人若忿疾則頑者愈頑是頑之不可忿疾也人之知者易詐勇者易怒仁者易貪求備則無完人故不可求備于一夫也是以忍而後事濟容而後德大也

此章言好言人惡者必有後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章引忠宣公戒子弟之言以見厚于責己薄于責人之意

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姦慝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公名純仁字堯夫忠宣諡也文正公之子○朱子曰恕是推去的於己不當一不恕字若欲修飾其語

此章述温公之言作三段看首節是道其父之勤儉二節是叙習俗之奢靡末節是嗟嘆風俗頹弊而思救正之

當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吳氏曰恕字之義范公盖以寬恕爲言

温公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

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召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
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
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温公父名池字和中○天台陳氏曰行猶巡也內
法謂宮內造酒之法營辦也聚積也書謂召客之
書居位謂居相位時公已作相矣

右明交游之際

達道集註大全十二則卷之三

附錄我我說

我我說者愼村子所以推原無我有我之說以著遏欲存理之機也何謂無我有我大凡我生之初我本無我矣畝其自求爲我乎我死之日與化俱化矣我其自定歸期乎此則我非我而不能自主乎我也天地生我未必有意於我而氣聚則適然爲我天地死我不必有惡於我而氣散則適然無我此則天地之無意於我而我自爲我於有生之日也然所以生之者理也所以爲生者氣也氣有數而理無迹故自其有數而言之天地且

不能逆天而陰陽消長小而風雲雷雹雖有千百其變巧歷猶
得以逆推預知而況於人之小數乎自其無逆而言之天地與
我本同一理而又何辨乎然則人生百年貧富欣戚雖若自爲
而皆有定數晉景公不食新麥賁皇嘗食萬羊不容智力倖免而
苟圖也愚而且妄者猶且營營焉其間曰我自富貴我也我自
功名我也日爲造物之所驅使而自不覺其我非我也孟子所
謂命焉而不以爲性者是也人物之生勻受二五之精稟具正
者爲人得其橫逆者爲禽獸爲草木則人之爲人固當明其在

我毋負乎天地有生之初而已矣不然禽獸草木之與歸也又
何能保有其我自為我之理而無憾於天地乎易曰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此之謂無我而有我之道也
此編專為無我起見打破世人滯固之私故其言不得不深
切著明而或者又疑其有涉於莊生之誕妄釋氏之虛無則
不惟過焉舊皆非也如莊生外死生故或借喻於蝶夢或齊
壽乎彭殤釋氏怖死生故塵根一世要尋自家快活而自超
厭惡此輩烏足以知吾儒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之理也哉吾

於是乎復釋先儒之緒論以明吾作之本吾性理而不害爲自修之一助也云

朱子曰造化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

程子曰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反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呼也

觀此二說則可以知天地間聚散之正理造化司其柄人生其中只好順受其正矣若如釋氏所云三生輪廻之說則我生之前原有我矣古今來只有此數矣安得無自私之心而不求爲我乎非我自求者正所以盡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理也

橫渠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明道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伊川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山觀此則可以知君子雖不爲忩生狥慾亦不必導氣延年矣此之謂不定歸期也

問大德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豈非氣使之然耶朱子曰亦是元氣薄了

程子曰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殻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

伊川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伊川釋艮卦彖辭曰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

觀此則可以知死生非人所爲故曰不能主我而其實亦不必主我也

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行夫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

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

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於此可見天地生物之心別無勾當人物之生得之爲心故曰天地無意於我而我自爲我也明道所謂萬物一體皆有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者是也

朱子曰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

又曰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物事來

又曰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

所以生之者理也所以爲生者氣也勺本乎此而或於所以爲生者氣也勺借中庸鳶飛魚躍註云飛躍氣也所以飛所以躍理也之言曰凡言所以字皆指理而言則不可用之於氣字上云而朱子亦於二氣有所以做所以爲字則重在做爲二字何可槩以所以字指之爲理耶恐未必然

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程子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爲主我爲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

此之謂人之小數也

北溪陳氏曰太極盖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爲物又皆一一停匀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

極
此之謂天地與我本同一理無可分辨
伊川論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後之人自童稺間已有汲汲趣利之意註曰童稺始知讀書父兄便教他圖富貴取功名然則富貴功名自是趣利二事或者疑其爲嫌文則過矣
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
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明道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伊川曰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

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五峯胡氏曰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存亡得喪而易其介乎

知此則可以知倘來之無預於我而可以免不知命之識矣豈有自不覺其我非我者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

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又曰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

程子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爲徒纔有私慾有私愛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咈

伊川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於此可見人物之生旬受二五之精人之所以爲人獨得其正則人之所當明善而復初者以其有良貴也曷嘗有一毫襲取來此其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而無憾於天地也

乾之九三爻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又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周子曰乾乾不息於誠

聖人修道之教非止一端而戒懼愼獨乃爲徹上徹下工夫乾乾惕若又其約之者也其於進修之道尤爲親切故證此

貼身來

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又曰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又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周子曰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又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

程伯子嘗曰心有主則虛虛以受正義之來而人心退聽之謂也又曰心有主則實實以袪外誘之入而道心常定之謂也吾於此編始以無我終以有我者雖若矛盾而求之程子心主虛實之論可知其無我之爲能有我矣抑又聞繫辭傳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朱子釋之曰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推此以觀君子之於外物得之不得則曰命也必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憂者正所以樂天知命之事也先賢之訓至矣盡矣而學者猶或泥焉則不能無得此失彼之患故合爲一編而痛辨無遺使人知所以立志志立而後聖人盡性之事亦可次第而學矣豈以其子貢之所不可得聞於夫子者而此反詳說之遂不謂之旁行

而不流反生疑阻於其間乎且夫在我之樂又一非自私者所可覩得故又引所樂之在此而不在彼者以質之嗚呼同志知所取捨哉

大抵人之爲善莫善於寡欲而不能無欲者恒原於形氣之私旣有軀殼而苟不能實見道理則又不爲形氣之所移也亦難矣然形氣者有生之具也好生惡死人之所大欲也大欲猶不能自由任其氣化則外他貧富欣戚特一小事之倘來者爾安而處之自可忘情以是捨我虛心而體察乎天地間我得其純善無惡之理則所謂良貴者惟

在乎我矣人於有生之日所當自爲而踐形者非善伊何又何待聞强而後能哉聖賢千言萬語無非使人反覆入身來也人之吝於悔悟而卒莫能入道者非盡暴棄而未嘗眞知其大小輕重故也此吾所以求極乎原始反終之說以寓其自警焉豈敢曰發前人之所未發哉盍亦因其已知者而益窮之爾

我我說 戊

遵道跋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愚嘗讀是而疑之曰人有人之道物有物之道道者人物之所共得於性者也性既不同則人雖無教固未必近於禽獸也聖人之以是憂戒者俾學者知所憤悱爾未能深究其喻道觀鷄之篇則其始於

也停其飲啄調其氣息恐其嘅則運之也數斷其食則哮之考亟无安一念懸懸戀惕敉鬧𪁪音叔啻之出則左右翍翍音祝霞之以翼也將紇食啄虫蟻而不敢自吃搏越狗而不顧其力母之護雛靡不用極雛之隨母督不雛但亦若倫氣之相識及其雛將生翰母欲復卵則一日之間恩情中斷母之搏啄無所

顧念雛之分張亦自睢盱不復知其爲母與雛然則嘗劬之卽育非有意於其雛也乎日之追逐非有愛於其母之母而雛雛而雛在禽生生之性自然如彼獸之無偽者亦復如此此禽獸之所以爲禽獸而又有無識之人爲父而養子則愛無劬而嫉其長將子而事親則順投前而悖於後父子而如是爲弟兄

可知矣弟兄而如是乎凡人當行底道者而不於有為禽獸之生生而無倫于是而孟子之訓始可信矣嗚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人道而無識底人不惟不行而不識職分之如何教亦無從而施乎其難化也有甚於契敷夔典之時此慎村所以苦心於綱領自牖之方而著為是編者也慎村之言曰五

倫之目雖曰有九而分而爲二曰上下而已合而言之一修身而已者備矣然於其倫類纂職分之實行又約之以御下事上又約之以修身以爲達道之行在於修身修身之辭在於盡性使父子兄弟各安其分而學者知所守教者有所施人自爲人而無禽獸無歸則慎行綱約之功於斯爲大余之悅能於讚

化者亦將拭目而改觀矣豈可以是書之晚出而可謂之群經之達道乎余於是乎校而跋之以諗同志云爾

戊辰八月下澣延安金耆淵書

右達道一書寔我族孫泌秀
之所纂次者也

國朝養士五百年是子也以英
年闡是道不惟有功名教抑
可為家

國生光甚奇幸也余方駐節濟

府出銀若干以助剞劂費蓋
天下所共得之理當與天下
共之也甲戌元月次望偏使
怡觀翁書

達道大全後語

余以不材。善多疾病。不能專意學問。蹉跎光陰。今年二十二。得拜 愼村先生於賜谷精舍。月侍左右。以備夏課。見人有以性理來問者。答曰。性是與生俱生者。故人物之生。皆有本然之性。又有氣質之性。假如范金爲器。大小貴賤不一。其形而用各隨形者。氣質之性也。當初之新鮮光潔。少無異同者。本然之性。故君子所性。在此而不在彼。曰性善。曰堯舜性者。曰湯武反之者是也。理是腠理之理。條理之理。故事在當然。應有不期然而然

者。君子創業垂統。爲其可繼者此也。有以氣數來問者。答曰冬不可以爲春夏。不可以爲秋者。皆有一定之氣。不可移易。故人於其間。貧富貴賤壽夭苦樂。有數存焉。君子知其無可奈何。爲其可爲之理。而不求無益之氣也。有以術書來問者。答曰先覺制化。亦有其理。所以小道。不無可觀。知者爲之。止於決疑。不知者由之。且有倘來。者知其然也。不可專非。亦不可專恃。有以道學來問者。答曰儒道之貫於百家衆技者。以其入孝出恭。人倫以敍。凡於事爲。眞積力久。以至於豁然貫通。故措諸日用動作。無

學不實文不以弔異爲能誦說爲富虛言虛行惟以脚踏實地爲本此其所以出而有爲不至廢倫沒者處而獨善可以經濟一身有以禮教來問者答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絶也故正人是以制其誠邪入足以防其失維持世道者莫此爲急治身者苟不知此斯須忽焉暴嫚入矣爲國者苟不知此一朝棄之荒亂及矣有以文辭來問者答曰序者叙事也記者紀實也跋者蹤拾餘旨以足其意者也箴者規戒之辭也銘者或述其功美

但可傳名或寓以自警者也。頌者形容盛德者也。詩賦表策辭
論議說體制不同。其有層節一也。雖然。雕華之文辭徒艱深意
實淺近。不若質直通明。有裨實用。有以工匠技藝來問者。答曰
聖人亦嘗從事於斯。舟車耒耜。創自黃神。律度量衡。備於帝堯。
人生世間。不可無需用。降而大舜之耕稼陶漁。完廩浚井。無非
爲善。傅說之築巖。伊尹之耕野。太公之鼓刀。膠鬲之魚鹽。不害
於樂道。孔子以天縱之聖。亦且多能鄙事。故褻裘短右袂。去喪
無所不佩。可以凡人而不服勞乎。志苟立矣。知覺運動。無非學

也志不立爲皷勝危坐雖日誦千言不足以爲善人隨其材而授之方便俾有得焉以至名物度數與章法制一經開解釋疑昭晰故執經問業治事潛坐者戶屨常滿其所著述則自此邇道編我我說而外槪難養集其最要者字書韻書古文眞解刊說四禮便覽增補名物紀畧百戰奇法六策辨斥邪說大道明理論皆所以扶植綱常敎正風化又有爲先師而校刊宋書百選繼先志而彙成方藥合編不惟士人受益書商猶利其爲家無粒米束薪之貯徵辟不就或傭書爲粗糲焉或治圃爲牧養

壽以自給其或棟宇傾頹親執土木苟完乃止曰人之保家亦猶國之守成雖不能張大先業當法祖宗疆土不可尺寸與人何敢自我虧損農與視學應接不倦暇治私事日夕不休人或規之以何不進取乃反自苦如此輒曰觀我生進退者即是量力之謂也以我力量無可着手則退處守分猶可以寡過其適情之詩曰吾生結字在人寰未解逐波仍得閒坐臥起居惟自適是非榮辱不相關隨安所遇皆眞境尚隱何須另買山靜裏閒機知或問簞瓢樂處可尋顏又曰年來坐忘幾多時大智尤

人莫我知。世有榮名才不逮。生無媚骨病難醫。書溫性命身心字。晉托風雲月露詩，飢飽炎涼須自得。外他何事預為之。吾於先生。悅乎博學。嘉其多能也。見聞之外。不厭請益。問立志。曰當以一等人自期。千萬人中常覺有身。問持敬。曰一舉手一舉足。不敢忘父母。問行己。曰卑而自牧。當讓人一頭。問待人。曰推其至誠。毋使怨焉。問為邦。曰古者。禮為上而信為次。今也。問法。曰約。此其大綱。有文事者。不可無武備也。問為家。曰正德利用厚生。雖是三事。至於躬行而兼治。惟在家者。不得不然。若一朝之

人之朝。六卿。分職。乘田委吏。各有所掌。籩豆之事有司存焉。是則舜之袗衣鼓琴。亦復有起自木石者。余以晩生。幸得而濫側文廟之末。始知儒道之不可以保家安身。不可以治國平天下矣。其或呻其佔畢。以儒自名者。適足爲文人之歸矣。苟爲文人而昧於事理則又與異端之坐談空寂者。無異。是豈我師之所期望哉。吾爲是懼。不敢以夏課自晃。謹綴其耳目之所睹記者。心志之所傳授者。備言於茲編末簡以寓其微服焉。

戊子仲秋下澣門人順興安惟并頓首書